

□陈荣高

探索上田古村的振兴之路

上田村,位于松阳县三都乡,由四个自然村组成。过去,上田、杨梅坪、山苍殿都有各自的特色,唯有半岭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村落,常住人口12户,户籍人口30来户约83人,平时留守在村里的只有10多位老人,大部分村民在外打工,常年不回家。平日的半岭,几乎是个“空心村”。房屋破败,环境卫生差到极点,村子深处的几栋房子里面长出了树,屋旁杂草丛生;被誉为镇村之宝的百年大樟树底下成了垃圾堆,苍蝇蚊子飞舞,死猫老鼠常见。村头的小路成了沼泽地,连电瓶车都开不过去。唯一可看的是落差400多米的云雾,没有遮挡,视线很好。

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半岭村,引起了时任县委书记的重视,县、乡、村三级领导达成共识:发展一家集体经济的民宿综合体,以半岭自然村改造先行,建设一个集精品民宿、文化体验、有机农耕、乡村生活于一体的全域旅游特色村;把全村资源激活出来,探索出一条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新路。具体做到六个坚持:坚持乡村主体地位不动摇,村党支部

□鲍安顺

进了初冬,想要品味的事物太多了,比如品味初冬的黄昏,那夕阳的华丽艳美、灿烂辉煌,宁静得象团冰火,让人体会到天地恢弘,江山如画;比如品味初冬风中的那一缕菊香,让散落心头的惆怅,仿佛在倾听一首清幽委婉的歌,让人心明眼亮、意趣淡雅、精神超逸;再比如品味一个古老的童话,总是在初冬时节,在眼前若隐若现;还有初冬的月色,像一只温柔之手,把月朗星稀的清光、洒在北方的榆树和南方的竹影上,羞涩如少女的梦。那初冬,要品味的东西太多了,它在我心中像“落红不是无情物”,让我深思“冬至寒潮带雨生”,断想“初冬雨雪兆晴光”,眺望“冬阳如洗兆丰年”,那所有的感受与情境,都像光影一样,如影随形,

□张达明

一纸契约

王石曾看过美国作家乔恩·克拉考尔写过的一本书,书名叫《进入空气稀薄地带》,记录了1996年5月10日4支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遭遇的重大灾难——突如其来的一场特大暴风雪,4支登山队中的12人相继丧生,而台湾登山队的损失最为惨重,9名队员中,只有高铭和一人侥幸活着回来。

高铭和劫后余生回到台湾,在医院住了整整一年,因为严重冻伤,他历尽了15次手术,切除了手指、脚趾、双脚后跟和鼻子,加上移植整形,可谓“千刀万剐”。

王石在看完这本书后,对高铭和不顾队友丧生,还执拗继续登顶的举动完全没有好感。直到在台湾遇到了高铭

和,才对他有了新的认识。

王石问高铭和:“为什么你的同伴都遇难了,你明知有危险还要继续登顶?”

高铭和说:“登山前,我已经与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,要我拍《中国百岳》,就是拍最著名的一座百雪山。是人家出版社赞助我来登峰的,那就需要我登顶啊。同伴没了,我半途而废不登了,不是违约了吗?我怎么向出版社交代?”

高铭和的回答,给了王石极大的冲击。尤其得知高铭和截肢后生活潦倒,而签约的那家出版社也已经倒闭,他根本不用再承担责任了,但他还是坚持要拍完《中国百岳》。王石感叹道:“他的

工坊、咖啡休闲厅、儿童娱乐空间。整体建筑仍然保持传统风格,采用石头做地基、泥土做墙、木头上梁的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。

探路之二:发展生态农业和手工艺品。按照不用农药、不用化肥、不用除草剂、不使用转基因的标准,在30余亩花田泥农业基地种植了黑米、生姜、四季豆等10余种本地蔬菜瓜果,还饲养了生态绵羊和高山土鸡,这些生态农产品直供“原乡上田”民宿综合体。通过打造景观节点,设置捉泥鳅、钓青蛙等体验区块,将生态农业基地打造成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区,举办割稻、茶叶采制、蔬菜采摘等农事体验活动。建设了烘焙房、豆腐作坊、生姜工坊、茶叶工坊和中草药铺等一批家庭工场、手工作坊和乡村车间,通过就地的生产加工,将初级农产品打造成为特色商品,并研发了生姜糖、土豆片、萝卜片、大米、土茶、端午茶等多种产品的伴手礼。

探路之三:构建各方利益互惠共利的组织化发展体系。成立花田泥专业合作社、上田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及柒宝

前夏日可畏的,变成了冬日可爱的,而以前夏日可爱的,却变成了冬日可畏的。也就是说,当老先生躺在墙角的藤椅里,环视室内的许多东西时,发现有的东西变好了,比如房间在夏天嫌其太小,可是初冬就忽然显得大了起来,天气变冷了,便要用屏帷把屋子隔得更小些。又如热水壶,以前放在碗橱的拐角里,现在可以像纪念碑似地矗立在眼前了。棉被在伏日看,嫌它既笨且厚,现在铺在床上,使人悦目,且样子单薄了……也有的东西变坏了,像风,夏天让人快哉,天凉了却像防贼一样严防它进入室内。又如竹榻,夏日为众人所需至宝,可是初冬却无人问津了。还有,壁上的一张汽水广告画,上有一只洋溢着白泡沫的玻璃杯,在

农产品专业合作社,与县、乡强村公司共同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。探索实行“资源经营权流转+优先雇用”“农民入股+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运行机制和村民“负盈不负亏”的分配机制,对村集体和村民以林权、土地经营权、房屋使用权等资产资源资金入股的部分享受年底保底收益;以货币资金出资入股的农民,按年收益2.5%享受保底收益。当公司盈余再分配部分超过“保底收益”后,作为公司股东的合作社及村集体,还能按所占股权比例享受相应的红利分配。

上田村探索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康庄之路。自2018年初夏开始,到2020年底,村集体从负债10余万元到增收近30万元,综合体营业收入超200万元,15名村民员工获得工资收入近70万元,21名农业基地成员月均增收2000元,村民通过制作木制衣架、竹制花瓶和农产品销售增收43万元。

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便成了路。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,比单打独斗强多了,但愿上田村的路越走越宽、越走越长。

夏天让人望而生津,可是初冬却让人看了打起了寒噤。老先生对初冬的感觉,真是妙极了,那是生活情趣,也是自然风情,更是睿智洞悉的心灵光芒。

有年初冬,我散步到老家乡下的水稻田边,在寒意的暖阳下,水田里有鱼儿在游动,空中有几只鸟儿在飞翔,挺立在山坡上的那棵老树,在初冬风中独立,变得清瘦多了。此时,我就像一个立于风中的孤独男人,沉溺于往事如烟里,像田野上消失的麦子,失去了踪影,也失去了方向。我想,人在初冬,最想围着火炉,喝一壶温酒,慢慢地品味人生,感觉初冬的悠闲与宁静。可是,我又细想,那初冬,虽然变了,可是仍然充满期待,孕育着守望与渴望。

夏天让人望而生津,可是初冬却让人看了打起了寒噤。老先生对初冬的感觉,真是妙极了,那是生活情趣,也是自然风情,更是睿智洞悉的心灵光芒。

有年初冬,我散步到老家乡下的水稻田边,在寒意的暖阳下,水田里有鱼儿在游动,空中有几只鸟儿在飞翔,挺立在山坡上的那棵老树,在初冬风中独立,变得清瘦多了。此时,我就像一个立于风中的孤独男人,沉溺于往事如烟里,像田野上消失的麦子,失去了踪影,也失去了方向。我想,人在初冬,最想围着火炉,喝一壶温酒,慢慢地品味人生,感觉初冬的悠闲与宁静。可是,我又细想,那初冬,虽然变了,可是仍然充满期待,孕育着守望与渴望。



□游宇明

自省的边界

这事的那位女同志不怎么熟,因此想请同时去上函授课的一位老同志陪他走一趟。没想到老同志大发雷霆,说我的朋友太蠢,居然让其陪着做检讨。朋友非常懊丧,也特别后悔,觉得自己的事不该麻烦别人。我觉得朋友的这种“自省”方向不对。一个人遇到困难,寻求帮助,这种“寻求”又不违反公序良俗,怎么就做错了?要说错,错的是那位心眼太小、自私自利的同事。我对朋友说:“您确实应该自省,但不该责备自己的‘寻求帮助’,而应该反思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认识到这种人的冷漠无情,从而与他保持距离。”

一个熟人在上海读研究生。某天,他的同学问别人去共青国家森林城如何走,那个人不太清楚,而我的熟人恰好一个星期以前去过,便详细向同学介绍乘车路线,没想到那位同学不但不感激,反而恶声恶气地说:“我又没问你。”熟人顿时脸烧得像是掉进了锅炉里,他在内心里一遍遍责怪自己的“多事”,觉得是这种“多事”才遭到他人的侮辱。多少年后,他还在文章中提及此事。对这位熟人的自省,我也不认同。在我看

都围绕这个问题在转。

记得那年到西安旅游,乾隆前的那两块巨大石碑引起了我的关注,西面是唐高宗的述圣碑,上面有武则天亲自撰写的5000字碑文,而东面那块就是武后的无字碑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,武则天没有像历代帝王将相那样,在墓碑上为自己涂脂抹粉、歌功颂德,而是留下了一块素面朝天的无字碑。有人认为她是自认为一生的功德非文字所能描述,也有人说是其自知罪孽深重不愿再写,众说纷纭,各抒己见。其实这正是武则天智慧过人之处,她知道“我是谁”的问题绝不是仅靠树碑立传就能搞定,还不如一字不写,千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吧。

在中学语文课上读过明张岱的名作《湖心亭看雪》,作者别具匠心地选用了几个微小的量词,如“痕”“点”“芥”“粒”等,用极小反衬天地之极大,不到200字的短文,却能写尽湖山雪景的迷蒙混沌,道尽西子雪妆的神韵风姿,不愧为“小品圣手”。爱屋及乌,注重收集张岱的作品,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篇《自为墓志铭》:“蜀人张岱,陶庵其号也。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婴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……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,劳碌半生,皆成梦幻。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,所存者,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,常至断炊。回首二十年前,真如隔世。”寥寥数语概括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,不遮不盖,直言无忌,令人叹感。能有这等头脑、拥这番心胸、具这般勇气,客观无情地剖析自己,冷静准确地定位“我是谁”者,世间屈指可数也。

“认识你自己。”这句至今仍镌刻在古希腊雅典城阿波罗神殿门楣上的箴言,是构建人类智慧的基石之一,古今中外有多少圣哲高僧将其作为思考的起点。而作为一个想活得充实快乐的凡夫俗子,则是需用一生来追问与思考的问题。

□周云龙

砚边的段子

一个人的笔迹,据说和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。夸张的说法是,笔迹会让人“一丝不挂”。

网络时代,人们纷纷摇身变为“键盘侠”,都不亲自动笔写字了,你想从笔迹里窥探人的个性?没门。

不过,有一群人,以写字为乐,以写字为业,以写字为生。当然,他们的生活状态并不全是握笔的姿势,没有那么寂寞、枯燥、冷。

吾乡好友单瑞成,自小被父亲逼着练字。父亲是乡村教师,而且是教语文的。高考落榜后,身体单薄的单瑞成,肩不能挑担,手不能提篮,想着自己有点书画的底子,便跑到县城的工艺品厂,做起学徒工。在那里,他结识了一群小城市书画名家,渐渐习得一手好字。现在的他,诸体皆工,大小由之,尤以小楷行书见长,在上海也成立了自己的书画院。

要谈书法,我是外行,不好说,不敢说。其实,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江湖上那些有关他的传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单瑞成师从县里诗书画印颇有造诣的鲍老先生。鲍老一见面就提醒他,书画,古人是学问之余事。学习书法的同时,要多读书,学撰对联、格律诗词。老先生在辅

导单瑞成七绝基本常识格式以及如何用典之后,布置了几篇“课后作业”,见单瑞成一脸茫然,老先生开导他:文从胡说起,诗由放屁来。刚开始是臭的,慢慢地,慢慢地,就变香了。写字40年,单瑞成临帖无数,看字无数,阅人无数,牢牢记住了师父的那一句“放屁论”。因为“放屁”的鼓励,他慢慢地迷上了古诗词。

这些年,杂耍式书法开始招摇过市:丑书、双臂书、左手书、口书、足书、鼻书、闭眼书、人体倒立书等等。某些主流媒体有时也为此类故弄玄虚的畸形创作摇旗呐喊,动辄惊叹“高手在民间”……见多不怪,单瑞成诗成一首:江湖杂耍混书林,媒体站台土变金;刻画无盐古有训,唐突西子误童心。

前些年,单瑞成在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任教。一次习作点评时,他发现一位老干部的作品里,有个“突”字,少了一点,下边的“犬”字写成了“大”字。单瑞成提醒老干部要注意文字规范,老干部表示不服:某某帖上,就这么写的。确实,古代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,有时不是少一点,就是多一点,而且都有权威附会的解释。单瑞成索性以此为题,文解字起来:碑帖拓制时可能因石碑历时久远,字迹不清,斑驳模糊。这个

“突”,会意字,你看,狗从洞穴里冷不丁地窜出,感到意外吧?突然吧?老干部会心一笑,“突然”明白过来。

有朋自远方来,想学行书。开门见山,直奔主题,问单瑞成:初学行书,选什么帖为好?单瑞成思索一番,推荐了几本名帖,建议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。对方并不理会,偏要他直接说出哪本帖最好。单瑞成有些为难,反问他:“粤菜、湘菜、川菜、鲁菜、淮扬菜,各有特点,人各有喜好,进馆子吃饭,你会问服务员哪种菜系最好吗?”又一日,有青年学生夹带一卷作品,登门请单老师点评,他有意冲刺激省里正在举行的某个书法比赛。单瑞成阅后点赞,心里有激情,笔底有才情。临别时,那学生突然低声问:老师是否熟悉某某和某某评委?想打点一下,不管多大代价。单瑞成也突然“变脸”:"哦,你是想钓鱼?不只‘河钓’,而且还要‘海钓’。不过,‘钓’来的荣誉,只是一种‘热得快’,容易坏,使用寿命太短,到头来你还是‘绣花枕头’一只!”

熟悉单瑞成的人,都觉得他少年老成,人有点闷,不知道他那闷葫芦里藏着纸墨笔砚,也藏着不少笑话——段子。